

奶煞淫

3



台湾
卧龙生
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



三
明
教
主



甄可人秀目突然泛起一股凛人的寒意道：“托你何事？”

梅杰良微微一笑道：“宰掉你。”

甄可人突然仰天一阵格格长笑道：“他托你宰我？”

梅杰良道：“不错。”

甄可人微微一笑道：“你自信此生能代他完成此项心愿吗？”

梅杰良点了点头道：“一定不会令其失望。”

甄可人听梅杰良口气之大，似乎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目中，不由激起心火，一阵格格大笑道：“小娃儿，好大的口气。”

梅杰良微微一笑道：“不信你就试试。”

说完，翻腕抽剑，凝神而立。

甄可人目睹他适才力败“摄魄宫”主之神功，倒也不敢小看于他，于是缓缓从怀中取出一根乌光闪闪的铁箫，含笑望着梅杰良道：“动手吧！”

梅杰良微微一笑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当心点，进招了。”

说毕，当胸一剑，急点而出。

甄可人微微一笑，蓦的一箭步，手中换箫微划半弧，半途微扬，直点梅杰良当门穴，身法之妙，使得梅杰良为之一惊。

他没想到甄可人功力，竟然高出“摄魄宫”主如此之多，梅杰良收剑不及，被迫的跃退八尺。

甄可人并不追击，收住铁箫，笑道：“如何？”

这一句淡漠的话，直若一把利剑洞穿了梅杰良的心，也激起了他的无比豪气，但听他仰天一阵哈哈长笑道：“这不过是个开始，胜负未分，还早得很呢？”

说罢，运起“摇天撼地”剑法中的剑光万丈，化起万丈剑光，向甄可人罩去。

梅杰良一招“剑光万丈”化起万丈剑光，向甄可人胸前点去。

甄可人纵身一跃，避过了梅杰良剑势，笑道：“老身尊敬武林规矩，让你先攻三剑。”

梅杰良笑道：“多此一举，那又何苦？”

说完话，长剑疾伸，一招“穿云取月”当心刺去。

甄可人纵身一跃，又避过梅杰良一剑，果然是仍不还手，但这次却是轻皱柳眉道：“娃儿，你这套剑法是哪儿学的，上一招是恒山‘九玄剑法’中三大绝招之一的‘剑光万丈’，怎的这一招又突然变成华山‘排云剑法’的‘穿云取月’？”

梅杰良并不答他的问话，横剑笑道：“你已经让我两招，这第三招该还手了吧？”

甄可人笑道：“老身还是再让一招吧！”

梅杰良也不答话，又是一剑刺去，这次是使的武当“飞虎剑法”的“乘龙引风”。

甄可人态度愈来愈严肃，突然一闪，让开一招，厉声问道：“你这柄‘摇天剑’是哪儿来的？”

梅杰良冷冷答道：“先父遗留下来的。”

甄可人道：“梅唤和当真是你的父亲？”

梅杰良哈哈狂笑道：“你这岂不是废话一句，难道我会随便认别人作我的父亲不成？”

甄可人微微一笑道：“自古有言，虎父无犬子，难怪你小小年纪，有此成就……。”

两人谈着话，梅杰良已连攻了八剑，剑法绵绵密密，奇诡无比，使人无从捉摸。

甄可人已经觉到今宵不用上全力，实难讨得便宜。

但见她身躯转动，青光打闪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她手中已多了一柄一尺多长的短剑，剑虽短，可是光华奇强，转转，寒风砭肌。

两个人都用的最快速，最迅猛的招术动手，别人根本就看不清他们举手出剑，只看到一片白光和一道青虹来回交织，刹那间人影俱杳。

就在此时场中形势已变。

梅杰良剑势愈来愈见诡奇，招招都变得出人意料之外，叫人防不胜防。

甄可人起初的轻松之态，早已消失不见，她知道，如不及早制住对方，胜负实难预料。

突闻她一声清啸，只见她手中短剑，光华愈来愈大。

突然一阵金铁交鸣，两道人影突然向外分了开去，同时静静的站着。

原来两人右臂都已为对方剑势所伤。

甄可人心里暗暗惊道：“这娃儿这套剑法似是融合了八大门派的剑学精华创立而成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实则奇奥无比，尚幸这娃儿，演练未至得心应手之境，否则自己今宵实无制胜把握……。”

心想至此，陡然脸泛杀机，缓缓向梅杰良一步一步逼来。

梅杰良似在思索着一件极为难决之事，突然觉得有人向他缓缓逼来，放眼望去——

但见时常挂在甄可人脸上的笑容，已然消失不见，满脸含煞，不由一惊，赶忙凝神戒备。

甄可人微微一笑道：“娃儿，当心了。”

不见她怎么弯腰作势，只轻轻一闪，短剑闪处，直奔梅杰良右肘“曲池穴”。

这一招，奇妙至极，一下子欺到了梅杰良右侧。

梅杰良心头一惊，竟然不知怎样反击，被迫得退了三尺多远，才避开了甄可人奇幻的一袭。

甄可人格格一声长笑，手中短剑，挟着一片剑影，如影随形而至，怪招连出。

梅杰良一个封架不及，吃甄可人一剑割伤左肩，鲜血汨汨而出，染红了一片雪白儒衣。

蓦闻得梅杰良一声长啸，手中“摇天剑”化成一片光幕，一劈一扫，直逼上甄可人握剑右腕。

甄可人没想到他受伤之余，反击如此迅快，短剑一挑，迎着梅杰良“摇天剑”击去。

就在此时，梅杰良左手突然闪电劈出。

这一招急如电光石火，甄可人略一失神，梅杰良左掌已逼到肩头，幸她见机得快，随着打来掌势向后一纵。

饶是如此，仍被梅杰良掌风余力击中了甄可人的左肩，任她一身功力再高，也被震得退了三步。

甄可人跟他打了半天，还是看不出梅杰良的拳招路道。其中似乎有“诛心门”的“玉女婀娜步”法，“霜天娇女”梅艳苓的“绝命五手”，八大门派的剑法精粹，“不丈夫”的“弹指神杀”，招招精微，着着奇幻，混杂起来运用，使人不知其来龙去脉。

甄可人越想越不服气，突然柳眉一扬，冷笑两声道：“这一来我们算是扯平，让我再领教娃儿几手怪招。”

梅杰良傲然一笑道：“在下当然奉陪。”

甄可人望着梅杰良一声冷笑，一侧身，欺至梅杰良身侧，手中短剑趁势出手，贴着梅杰良“摇天剑”急上，直指梅杰良右臂“曲池穴”。

这一招来得奇快无比，迫得梅杰良不得不向右侧跃开三步。

甄可人哪能容他逃得出手，如影随形般趁势而上，短剑疾伸，改点“期门穴”。

梅杰良吃了一惊，赶紧侧身一闪，虽然避开要害，但仍被短剑划伤。

他咬牙忍住了痛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在下还不服气，看剑。”

说完话，一展手中“摇天剑”，斜肩劈下。

甄可人但觉来势奇奥无比，一劈之势，似乎还藏着无数杀手，手中短剑迎着来剑扫去，半空中不待招式用老，突然微微一斜，拦腰扫去。

甄可人变招够快，无奈先机已然被占。

梅杰良比她更快，简直如一团飘忽魔影一般，一进步，欺到甄可人身边，长剑疾伸，点“玄机”要穴。

甄可人侧身一让，却没防到梅杰良右脚在长剑出手时，也同时扫出，待她警觉要闪避时，已经迟了一步。

只听得“扑通”一声，甄可人一个身子被踢飞出五尺开外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事出意外，“摄魄宫”之人一个个相顾愕然。

就在此时，又是一声叹息之声传来，大家不由转头望去——

不知何时梅杰良也因失血过多，晕了过去。

这一下，更是大出了“摄魄宫”之人的意料之外，每个人都怔了一怔。

“摄魄宫”主久久始得意的嘿嘿狂笑道：“好啊！看你今宵再逃……”

说着勉强运气护住伤势，站了起来，缓缓向梅杰良走去。

但他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再也不敢贸然直进，这一次却是凝神戒备，小心缓步而上。

他在数尺外，凝神望了他一会儿之后，及至确定了他

已然晕了过去，猛然一闪身，向梅杰良急扑而去。

眼看着梅杰良就要惨遭毒手，突然一道疾风一掠而过，眼前已不见梅杰良踪影。

“摄魄宫”主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他站在那儿楞住了。

久久，始闻他嘿嘿一阵狂笑，缓步过去，把甄可人扶入轿子，然后自己穿入轿内，命轿夫起行，扬长而去。

这一次，又是陪了夫人又折兵，丝毫没讨好处。

就在他们离去的当儿，峰头又迅快的飞落一人，而且他手中还抱着梅杰良。

但见他轻轻把梅杰良往一处可以聊避风雪之处放下，随即用脚在地上一阵涂摸。

涂摸过后，但听他轻轻吁了口气，突然扬起手来，在梅杰良身上连点几点之后，又复疾若流矢般的飞掠而去，身法之快，令人乍舌。

不久，梅杰良长长吁了口气，悠悠醒了过来。

他茫然的抬起头来，放目望去，但见四野苍茫，哪有半点人影，“摄魄宫”主等人已不知去向。

他望着天空出神，想不到“摄魄宫”何以会放过自己……。

他哪会知道，其间他已逃过一次死劫。

就在此时，他突然听到一阵歌声，从峰下传来……。

“慈母手中线，

游子身上衣。

临行密密缝，
意恐迟迟归。

.....

.....”

由歌声，听得出是由一个稚龄童子所唱，他唱到这儿，突然沉默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始听他长长叹了口气道：“啊——母亲，你如今是在何方，孩儿出师两年，无时无刻不在找你……母亲，你可知道，每当我看到人家母子亲情，我总禁不住黯然神伤……。”

梅杰良幼失怙恃，听得这一番真情流露的自言自语，竟然星目蕴泪，濡濡欲滴。

就在此时，他陡见峰头人影一闪，一个小巧的人影轻巧的跃落峰头。

但见他生得眉清目秀，惹人怜爱已极。

梅杰良听到他唱歌之时，分明是在百丈之外，如今只不过一幌眼，竟然已至峰头，单凭这一手轻功，已不在自己之下，看他年纪轻轻，怎的轻功造诣如此之高？……

就在他忖思的当儿，那小孩子似已发现了峰头有人，转了转他那明亮的眸子，向梅杰良缓缓走来。

梅杰良也抬头向他瞧去。

梅杰良但觉这小孩，和自己极投缘，打从心里喜欢，不由望着他笑。

小孩也觉得眼前这位书生很是和蔼，也对着他笑。

两人就这样相对而笑。

笑，沟通了他们彼此间的感情。

于是，那小孩拉开了话匣子轻轻的问道：“这位大哥哥，你怎么会在三更半夜，大雪肆虐之下，坐在这儿？”

梅杰良惨然笑道：“与人约斗，受了伤啦！”

小孩若有所悟的点了点头道：“哦！原来如此，伤得如何？”

梅杰良摇了摇头道：“只是失血过多，晕了过去，如今好了。”

小孩突然轻轻“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啊！大哥哥，你看雪地上有字。”

梅杰良走过去一看，但见雪地上写道：“愿体上苍好生之德，凡事留人一步余地。”

既无上款，又无下款，梅杰良看了半天，看不出此言何意，此言又是何人所留。

小孩见他沉思半天，突然问道：“大哥哥你的武功一定很厉害，是吗？”

梅杰良微微一愣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小孩眨了眨大眼珠子道：“那一句话不是告诉了我？”

梅杰良微微一笑道：“那一句话，怎么告诉你，说我的武功很厉害？”

小孩得意的一笑道：“设若你的武功不厉害，你怎么能够随意杀人，他不是叫你不要轻易就动手杀人吗！”

梅杰良突然冷哼一声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我不杀人，人

即杀我，这一点，我办不到，何况是血海深仇，岂能不报。”

小孩眨了眨星目道：“你的仇人很多吗？”

梅杰良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很多。”

小孩道：“你只有一个人？”

梅杰良点了点头，这次没有回答。

小孩又问道：“你就靠一个人的力量，要去报那么多的仇？”

梅杰良依旧点了点头，没有回答。

小孩又问道：“没有人肯帮你的忙？”

梅杰良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

小孩不明白的道：“那又为了什么？”

梅杰良道：“我不愿人家帮忙。”

小孩道：“如果我要帮你的忙，你肯让我遂愿吗？”

梅杰良望着他一脸殷望的样子，实在不忍违背他的意愿，遂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，算你例外。”

小孩高兴得叫了起来道：“大哥哥，你说的可是真话？”

梅杰良郑重的点了点头道：“当然是真话。”

小孩道：“啊！那真好……”

说了一句，他突然沉沉的叹了口气道：“大哥哥，你知道我也有许多仇人呢，不过我不知道那些仇人是谁罢了。”

梅杰良微微一叹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孩轻轻叹了口气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自己姓

吴，师父叫我拾得，大哥你就叫我拾得好了。”

梅杰良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叫梅杰良，以后拾得就叫我梅哥哥好吗？”

拾得点了点头道：“梅哥哥，好极了，我以后就叫您梅哥哥。”

梅杰良微微一笑道：“拾得，不知你三更半夜，只身独至此处，要做什么？”

拾得眨了眨大眼睛道：“找母亲？”

梅杰良问道：“找母亲？你母亲是谁？你怎么会想到，要在这个时候到这儿来找你的母亲？”

拾得轻轻叹了口气道：“我也不知母亲是谁？师父叫我今夜三更到这儿来，说是我母亲也许会来。”

梅杰良心头一动，暗忖道：“今日到这儿来？啊，莫非甄可人就是他的母亲……”

梅杰良略一沉思之后随即问道：“拾得，你当真不知你母亲是谁？”

拾得摇摇头道：“当真不知道。”

梅杰良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设若我是你母亲的仇人，你将怎么办？”

拾得被问得楞了一楞，半晌答不出话来，久久始眨了两下大眼睛道：“不会有这等事，不过如果不幸果如梅哥哥所料，说不得我们只好翻脸成仇啦！”

两人拉杂地谈着，不知不觉，东天已然微露曙色，一阵晨风吹来，顿使人精神一爽，抬眼望去，但见四野苍茫，

雪如鹅毛般下着，使得整个“玉女峰”有若置身万丈雪海中，益增其神奇。

梅杰良只顾鉴赏大自然的神奇景色，竟忘了身边有个拾得。

拾得见他望着大雪出神，把自己冷落一旁，忍不住拉了拉梅杰良的衣袖道：“梅哥哥，我们该走啦！”

梅杰良如梦初醒，回头问道：“我们要到哪里去？”

拾得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梅杰良微微一笑道：“那我们就到这附近随意走走好了，我今宵与‘华山派’还有一个约会呢！”

于是，他们就在“玉女峰”随意奔驰起来。

他们奔行的愈来愈快，急步如飞，快若流星。

梅杰良见拾得若无其事一般，青衣飘飘，步履轻逸，不快不慢，始终和他连袂并进。

梅杰良心头暗暗一惊，心想道：“此子小小年纪，怎的轻身功夫如此俊逸，我倒要试他一试，看看他轻身功夫，究竟高到何等程度。”

心中想着，突然加快脚步，如轻烟一般向前飞去。

他这一阵放腿疾奔，吴拾得果然被抛后了丈余。

两个人奔走一阵，天色已是大亮。

他们的身法好快，但见衣袂飘飘，有如二头飞腾的巨鸟，在丛山峻岭中飞翔。

梅杰良来到了一处山谷，突然停了下来，遥望为烟云缭绕的群山。